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7.03.039

试析英语习得中汉语的负迁移

景宇平, 刘敏

(内蒙古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要: 根据对目标语学习的影响, 一般把语言迁移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正迁移对外语学习产生积极影响, 有助于学习者掌握目标语, 与之相反, 负迁移则对外语学习产生干扰作用, 对学习者造成困扰。通过从语音、词汇、句法和文化四个方面分析汉语对英语学习产生的负迁移的特点,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面临的困扰, 以便教师和学生都能尽量避免负迁移的影响, 找到积极有效的外语学习方法。

关键词: 语言迁移; 正迁移; 负迁移; 语音; 语用; 句法

作者简介: 景宇平(1977-), 男, 内蒙古商都人, 教师, 从事英语教学与英美文化及跨文化研究; 刘敏(1975-), 女, 黑龙江大庆人, 从事小学语文教学论研究。

基金项目: 内蒙古民族大学科研项目“民族院校蒙古族和汉族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迁移现象研究”(NMD1362)。

中图分类号: H1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63(2017)03-0159-04 **收稿日期:** 2017-02-15

语言迁移是外语学习过程中一种常见现象, 指的是学生在学习、使用外语时, 试图借助于母语的语音、结构、语义或文化来表达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语言迁移分正迁移、负迁移和中性迁移。当母语的某些特点与所学语言的某些方面相类似或一致时, 就会产生正迁移。反之, 母语与目标语差异较大, 则会对学习产生干扰作用, 导致不能正确应用所学语言, 这就是负迁移; 中性迁移则是指母语中不存在第二语言的某个规则, 但在学习者学习过程中出现了迁移现象, 中性迁移也可以归结到负迁移的范畴。^[1]

有关语言迁移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 到20世纪末,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语言迁移理论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就占有重要的地位。罗伯特·拉德(Robert Lado, 1957)在谈到跨文化语言学习时指出: 学习者往往将祖国的语言和文化中的结构、词义和词序, 迁移到外国的语言和文化中去。当时, 语言学家把迁移作为外语学习中一种障碍, 并认为通过对比语言学习者与目标语的语法, 可预见学习者的错误。从另一个角度看, 预见错误也可有助学习者更好地学习目标语。哈里斯(Harris, 1954)提出了“迁移语法”, 认为: 在一种纯粹的语言结构比较中, 许多结构及其派生结构没有对应成分, 但在翻译的基础上, 我们几乎可以在一种语言中遇到另一种语言的任何平行结构。从哈里斯的表述中, 可以看出母语与目标语存在一定联系, 而这种联系, 从后来的研究认识中可见, 它既有助于目标语的学习, 但也可能成为学习的障碍, 即母语对目标语产生了正、负迁移影响。

20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 很多语言学家, 对之前的对比分析假说和语言迁移理论持有异议。例如, 乔姆斯基(Chomsky, 1969)指出: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先天机制, 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语言迁移理论, 不能说明语言体系的习得本身是创造性和无限制的。康德(Corder, 1967)和理查德(Richards, 1971)通过实验发现: 学生的母语不同, 但在学同一种第二语言时, 往往会犯类似的错误, 因此语言迁移现象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塞林科(Selinker, 1972)提出了一个新的语言概念: 语际语, 认为不能简单把语际语理解为一种由于母语的干扰而铸成的错误的目的语语法, 而应将其理解为学习者在对付目的语内在的不规则变化的一种有规律的尝试, 是学习者在完成语言学习任务时所采用的一种不太重要的学习心理策略。杜兰(Dulay)和博尔特(Burt)则主张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相同, 进一步否定了语言迁移的重要性。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语言学家认识到前辈的观点其实并非水火不容。他们认为第二外语习得可以看做是一个假说实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运用所获得的外语材料创造新的语言;同时,这也是一个母语和学习者掌握的其他语言知识的使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语际语。这一观点融合了语言迁移观和认知观。语言迁移的影响再次得以重视,而且随着当时二语习得研究数据的增多,语言迁移恢复了在语言学习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不管是五六十年代的对比分析假说和语言迁移,还是七十年代对迁移理论的弱化,八十年代迁移理论再次焕发生机,都体现了语言研究的丰富、发展过程,随着研究案例的充实,语言迁移也会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虽然对语言迁移的影响很难量化,但培养对语言迁移影响的认识,扬长避短,对教师和学生而言,无疑可以促进语言学习。虽然母语对语言习得的影响颇为复杂,但还是有必要认识母语产生的负面影响,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或者降低这种影响,使语言学习更加有效。^[2]

一、语音负迁移

由于中文与英语在语音上大相径庭,学习者,特别是对于成人学员,很难克服母语声调的影响,掌握地道的发音。中文和英语在语音体系上主要的不同之处表现在:(1)汉字有四个声调,通过声调可以辨别不同的意义,所以汉语被称为声调语言;但英语则没有声调,只有语调,通过语调辨别语气和意义,因此英语被称为语调语言;(2)汉字通常不会以辅音结尾,而英语则比比皆是;(3)英语和汉语的因素并不完全对应。

根据美国神经学家潘菲尔德生物说:语言学习有一个由生物因素决定的关键期,它始于两周岁,到青春期末,在这个时期,直觉赋予他们听到的语音以正确的理解力,他们的大脑具有学习语音所需要的最大的可塑性和专门能力,过了这个时期,语音的学习就比较困难。母语对目标语在语音学习上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影响在学习者年龄较小时候,如果教学方法得当,发音准确,越可以接近甚至达到满意效果。

尽管中、英文在语音、语调上存在极大差异,追求标准英语发音颇费时日,但是认识到两种语音、语调的特点,对于教师来说,可以在语音教学阶段有的放矢,对学生发音的难点做专项分析,尽量做到语音标准,对于学生来说,按照指导教师的要求,从自己实际出发,特别是成年学员,对症下药,在尽量纠正发音的前提下,熟悉目标语,力求语音学习达到最佳水平。

二、词汇负迁移

在二语习得中,词汇迁移经常被提及,主要分为词法迁移和语义迁移。对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词汇和语义的负迁移是基于英、汉两种截然不同的构词、表达特点产生的。

中文词汇是由独立的汉字组成,在使用当中,不会像英语那样,存在格、时态、人称甚至数的变化。例如以下三句英文:I go to school at seven o'clock ; She goes to school at seven o'clock ; They go to school at seven o'clock。他们相对应的汉语分别为:我七点去上学;她七点去上学;他们七点去上学。中英文句子对比之后,不难发现汉语的动词不会随主语的人称和数发生变化,其中汉语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是由两个独立的汉字组成,并不是在一个字上发生变化;而英语中,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则是在一个词后加上“s”或“es”构成。因此,艾克曼(Eckman, 1985)指出:对于一个母语完全不同于目标语的学习者来说,特别是目标语有很多显著的变化,学习外语非常之难。对于中国学生特别是英语初学者,在口语或者是翻译句子等方面,常常会混淆汉语和英语。

在词法上,更为复杂的影响就是对英文词汇的内涵把握不住。中国学生常常通过汉语解释来学习英语词汇。为了帮助语言学习者学的轻松,这些词汇书,特别是针对初学者的词汇书,经常只列出英文词汇的中文基本意思。例如:table 和 desk, 都译为“桌子”;lend 和 borrow 都译为“借”;仅从《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的解释来看,虽然第一组都是桌子,但 table: furniture, a piece of furniture with a flat top supported by legs; desk: a piece of furniture like a table, usually with drawers in it, that you sit at to write and work; 第二组都是动词,但 lend: to let someone borrow money or something that belongs to you for a short time; borrow: to use something that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and that you must give back to them later. 可见,汉语解释虽然简

单明了,但远未涵盖英文词汇本质区别,只有掌握中、英文词义的内涵,才能准确地应用他们。尽管有些英文词汇,借助权威词典的解释,可以掌握他们的内涵和用法,但还有很多词汇,特别是动词,仅仅凭借词典的解释,还不能轻而易举地掌握其用法。比如 wish 和 hope:他们的汉语解释是相同的,即“希望”,但在使用中,如果前者后面跟的是宾语从句,则从句的谓语应该采用虚拟语气,而 hope 后的宾语从句用陈述语气即可。还有一些英语词汇,他们意义相同,但是词性不同。仅仅凭借汉语解释是看不出词性,因而也会使学生在使用时产生困惑,甚至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词性的不同,还固化在汉语词义上面。例如:require 和 request, 他们的汉语意思都是“要求”,在处理这个句子:我希望你能接受我们的要求,有的学生就译作:I hope you can accept my require。很明显,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两个英文单词词性的区别。还有一些错误,是由于受到汉语词义的影响,没有把握住英语语义导致产生的。例如,有的学生会写出如下英语句子:I persuade him to go but he did not go。实际上,“persuad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就已经说明“成功做了某事”,所以在语义逻辑上,“I persuade him to go”之后,不应该出现“he didn't go”。还有一种句义迁移的影响,表现在句义组合上,例如“学习知识”,这个动词短语可翻译成:learn knowledge;所以对于中国学习者来说,可能会自然而然说出这样的英语句子:people learn knowledge no matter how old they are;实际上,地道正确的英语表达为:people learn no matter how old they are。

词汇负迁移种类很多,这里只选取作者在教学中发现的最为普遍的两种情况来做如上分析。不论负迁移在这方面有何种表现形式,都归结于对英语与汉语相异的数、格和时态,有的还涉及某个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内涵不一。另外,还有一些虚词的使用,在英语中属于固定搭配,虽然汉语意思一样,但用法不一,这里就不一一赘述,针对此类情况,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首先要识记,然后不断应用。

三、句法的负迁移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中文产生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在句法上,主要表现为对英语词序、时态、被动语态以及定语从句的干扰。

英语陈述句的基本词序是“主语+谓语”,这是一个严格的语法规则,决定了词的位置不能随意更改;而中文陈述句的词序,虽然也遵循“主语+谓语”的结构,但汉语是表意语言,其词序主要特点是主题评论结构,主题是句子或语篇的中心,其他部分都是为主题而服务的,因此,主题评论型结构具有灵活和不稳定性,从这个角度讲,汉语的词序重在实用,少了语法的限制。正如李和汤普森(Li & Thompson, 1978)指出的那样:汉语词序除了反映在语法上的主谓关系外,主要突出实用功能。^[3]所以,这句简单的英文:It is fine today 翻译成汉语为:今天好天气;He is twelve years old 则翻译为:他十二岁。这两个汉语句子主题明确,无须像英语句子必须配备一个动词谓语。所以,格林(Green, 1996)认为:与英语主题相比,汉语的主题相对自由,不用考虑联系就能表达。^[4]

时态表明一个动作发生在什么时间,即过去还是现在。英语有复杂的时态,每一种都有自己严格的语法规则。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有十六种时态需要掌握,但汉语没有像英语那样的时态,其动作的发生时间可以通过状语或者上下文判定。例如下面三句话:“你昨天做什么?”“你明天做什么?”“你现在做什么?”如果把时间状语去掉,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把上面三句译成英语,按照语法规则,谓语动词应该做相应的变化,所以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这种时间与动词谓语之间的关系很难掌握,尤其是英语中的完成时态,他们对时间段起止要求明确,同时有时还考虑谓语动作对事实构成的影响,考虑起来详细复杂,学习者在难以顾及的前提下,就从母语角度应用这些时态了。

对于被动语态,中文的形式非常简单,只需使用一个“被”字,有的时候还可以省略。伊普(Yip, 1995)曾举了一个中国学生写的英语句子:New cars must keep inside, 很明显这受中文的影响,因为中文可以不用被动形式,直接说成:新车必须放在里面。

定语从句也是让中国学生感到困惑的句法之一。英语的定语从句和被修饰的名词或名词短语之间需要加关系词,但在汉语语法中,并不存在关系词。例如:“那个站在门口的姑娘”,很可能被错误地译为:the girl stands near the door 或者 stand near the door girl。这两个版本的翻译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有没有关系词,更反映出英语与汉语的语序差异问题。

可以看出汉语是以灵活、多变为特点的,而英语则具有严谨和逻辑性强的特点。正因为二者的这些不

同,所以王(Wang, 2002)在进行的一项有关中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写作实证分析中,得出结论:由母语导致的错误率多达百分之七十。^[5]很明显,母语对目标语的习得产生了干扰。

四、文化负迁移

文化迁移不同于前三点,它与学习者生活的传统习惯息息相关。比如针对英美人士这样的夸赞:Your English is wonderful。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谦虚回应:No, no, my English is poor。按照中国的习惯,我们的回答没有错误,但对于英美文化来说,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够得体。在日常打招呼以及客套语的使用中,我们也情不自禁从自己的习惯出发,有时出于好奇,会提出不符合对方文化习惯的问题,比如在闲谈中,对个人隐私内容的询问:工资、婚否、宗教信仰等。不过,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益加深,我们越来越了解西方的风俗习惯,在交流中已经能够尊重对方的文化,避免那些过去经常犯得“错误”,而对方也能理解我们一些小“鲁莽”。

在导致迁移的诸多因素中,有一些是非语言因素,例如个人与社会因素。如果在认识到负迁移的同时,能充分发挥这些非语言因素,就可以降低负迁移的影响。下面对这些有利非语言因素稍作分析。第一个主要的个人因素就是学习者的年龄。鲍里和韦克斯勒(Bore&Wexler, 1987)曾提出成熟假设(Maturation Hypothesis)理论,揭示了年龄和语言习得的关系:表明孩子有着语言习得的优势;约翰逊(Johnson)及其同事在对美国一些4岁到17岁的中国移民所做的实验,也证明了成熟假设。动机则是个人因素中又一个重要的方面。研究表明,学习动机很强的成年人,外语习得不会比儿童差,甚至比他们还要好,因此,如果学习者具有很强的动机性,觉得学习十分有意义,就会提升语言学习的主动性,廓清疑点,尽力避免负迁移。^[6]导致负迁移之所以容易发生还取决于母语与目标语的距离,即语言距离。如果语言距离很近,例如英语与印欧语系的其他语言就比英语与汉语距离近,因而这些国家的学习者比中国学生更容易掌握英语。有时这种语言距离,也来自学习者自身的心理作用,心理语言距离对语言学习的影响远远大于客观语言距离。

小结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迁移理论随着研究的发展日渐丰富,学界对迁移的认识也更加深刻,研教相长,不论是哪种理论,在实践中都是为了提高语言教学效果,促进学习者更好、更快学习外语。对负迁移影响的关注,既是迁移理论的具体化,也是充实化。相对于正迁移发挥的积极作用,负迁移由于会导致错误、甚至阻碍学习者语言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尤为值得教者和学习者的重视。对于教师来说,必须做到全面考量,在学习者初级入门阶段,从最基本的差异入手,比如语音,做到一发现错误立即纠正,探究学习者产生错误的原因,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保证输出知识正确性,同时实现学生对知识正确消化;除了注重语言方面的负迁移因素,教师也应该积极利用影响迁移的非语言因素,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营造外语使用气氛,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在听、说、读、写等方面,全方位刺激学生的外语学习细胞,精神上多鼓励学生,增强他们的学习自信心,适时恰当地向他们推荐课外书籍,开阔他们的视野,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对于学习者,尤其是成人学习者,自身应该做到夯实外语基础,有疑必问,明确外语学习的重要性,使学习由被动变主动,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充分利用一切资源,调动学习情绪,体味外语学习成就,自己营造外语氛围,学即用,用促学,这样既增强了自信,又培养了自学精神。总之,任何外语学习,都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如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克服障碍,实现外语学习成果的最大化,这既是外语教学的根本,也是学习者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张慧芬,徐雅琴. 语言迁移和第二语言教学[J]. 外国语, 1989(4):67-69.
 [2] 张焕芹. 二语习得语言迁移研究初探:从语言迁移看汉语对英语习得的负面影响[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2(12):162.
 [3] LI C N, SANDRA. Thompson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Languages without Grammatical Signals[M]. Innsbruck; University Innsbruck, 1978.
 [4] Green, C. F. The Origins and Effects of Topic-Prominence in Chinese-English Interlanguage[M]. 1996.
 [5] Wang, H. Mother Tongue Interference in EFL Writing-A Case Study of CET Band 4 Composition[D]. Unpublished MA thesi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02.
 [6] 武砺俊. 论二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的各种因素[J]. 甘肃高师学报, 2008(4):90-91.

[责任编辑:金颖男]